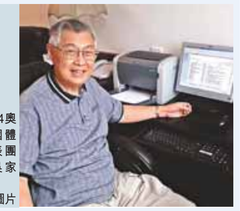
新聞網外

從「臨時聯絡員」到「顧問」

——零的突破——憶1984洛杉磯奧運往事

吳家瑋



■1984奧運中國體育代表團顧問吳家瑋。 資料圖片

60年代末、70年代初，是留美中國學生無法忘懷的幾年。先是釣魚台運動，跟着出現了乒乓外交，沒多久後尼克松訪華。部分留學生，尤其是民族意識比較強的台灣青年，運用各種方式收集有關祖國大陸的信息，滿懷熱誠地接待一批又批來自故鄉的科技訪問團；並通過「美中人民友好協會」和「全美華人協會」的活動，在美國民間大力推動中美關係正常化。

70年代末、80年代初，改革開放和「四個現代化」為祖國大地帶來了新氣象、新希望。那一些往日的留學生，已經在研究型大學裡當上了教授。他們依舊滿懷熱誠，在文革十年浩劫結束、百廢俱興的號召下，經常回國參與重建科研、復興院校、創立學位制、輔助工業現代化、推動國際學術交流合作等的工作。

1978年我在芝加哥的西北大學當教授兼物理系主任。運用學術假期帶妻子和一兒二女回國，在中國科學院物理研究所和復旦大學服務了4個月，並協助展開訪問學者留美的各種準備工作。1979年秋搬到加利福尼亞州，在（聖迭戈）加州大學當了4年的教授兼院長，繼續把公餘時間和假期投入促進中美學術交流和科教興國的工作。就這樣，有幸在國內和海外認識了許多志同道合的朋友。

決心展現「零的突破」

就在這當兒，中國決定派出龐大的體育代表團，參加將於美國洛杉磯舉行的1984奧林匹克運動會，吹響號角，向全球展現「零的突破」。

洛杉磯奧運組織委員會的主席叫做彼得．尤伯羅斯（Peter Uberroth）。他的領導方法與眾不同，有些做法頗有爭議。譬如說，一開始就要每個國家向組委會派遣一名聯絡員。本意當然很好，可是聽說為了施加壓力，哪個國家如不立即派遣聯絡員，就會替您代勞，照他自己的意思替您委任一位。

對於開放還不很久的中國來說，這樣子的代勞不能接受。若要立即派遣適當的人選來美，又很不容易。畢竟那時體育界裡英語比較流暢、並在國外生活過的人極少，語言和習俗上都較難溝通。萬一碰上什麼問題需要交涉，恐怕難以應付。

於是養金山領館鄧見傳來中國奧委會的信息，讓（多年後主持了海峽兩岸工作的）唐樹儒總領事找我，叫我當「臨時聯絡員」。直到1984年4月才派來正式的奧林匹克尊員：一位生性活躍、既通英文、又能開車的許放先生。（請記得：開放初期，三樣都不簡單。）同時把我提升為幾近團長級的奧運體育代表團「顧問」。受寵若驚，不在話下。

顧問是「顧而不問」

開幕前數天，在洛杉磯機場被記者們包圍，連連發問。與任務有關的一問問題是：「奧運代表團顧問幹些什麼？」 這問題很不好答，因為我實在沒幹什麼。再說，許放非常能幹，他來後不需要幫助。據《中報》報道，我當時的回答是：「實際上是顧而不問。搬進奧運村後也許會跑跑龍套、打打雜；哪兒需要，就去哪兒。特別是代表團或運動員與奧組委有什麼需要進一步溝通的，我可以扮演穿針引線的角色。」

記者還引用了我所說的話：「洛杉磯奧運組委與中國奧委會關係很好。奧組委抱怨有些國家要求太多，有些國家則愛討價還價，中國奧委會卻很容易打交道，什麼事情都很易談妥。因此將會予以特別禮遇，讓中國選手當第一村民，在奧運村裡升上第一面國旗。」

（十一之一）

*作者為香港科技大學創校校長（榮休）、1984奧運中國體育代表團顧問

粵4成大學生 不在意貞操

校園戀愛現象已司空見慣，而大學生性觀念愈發開放。近期，華南師範大學心理諮詢研究中心聯合華南農業大學學生心理輔導中心進行的一項最新大學生性觀念抽樣調查顯示，近40%的大學生不介意自己的伴侶是否是處女(或處男)，約50%以上的大學生認為性行為可增進愛的發展。有專家對此表示擔憂，認為高校開設性教育課勢在必行。 ■本報珠三角新聞中心記者 敖敏輝

參與主持調查的華南師範大學心理諮詢研究中心主任李江雪介紹，目前的社會存在性開放和學生性教育保守這一矛盾現狀，為真實了解大學生性意識情況，兩機構在廣州高校做了一次抽樣調查，來自廣州華南師範大學、華南農業大學在內的4所高校的300名大學生參與了調查。

七成學生認為性會促進愛

在此次調查的一組「性行為與愛的關係」的題中，選擇「愛到濃時必然有性」和「性和愛應同時並存」兩項的大學生為總數的62.5%。但同時有4.2%的男生和24.4%的女生「對性行為完全不能接受」。

而在問及性與愛的關係時，被調查者認為「性行為可以促進愛的發展」的，男生有68.3%，女生為32.8%；而認為「會造成心理壓力，讓生活蒙上陰影」的男生只有16.97%，而女生卻有41.2%。可見，戀愛中的性行為帶給女生的消極影響遠遠大於男生。

從調查的總體上看，對貞操「不介意」的人多於「介意」，約佔40%；而選擇「沒有考慮」的人數比例也較高。在性別差異上，有近半數男生對貞操不介意；而女生表示沒考慮和沒回答的人數明顯多於男生。

李江雪綜合分析說，由此可見，當代大學生的性意識較開放，他們認為性與愛的關係是十分密切的。此外，大學生的真操觀已有明顯的改變，且真操意識不是很清晰，對貞操的看法，男生亦比女生相對開放。

高校應設正規性教育課

「在我們諮詢中心接待的大學生諮詢中，有關異性交往和戀愛問題比較常見，約佔總諮詢問題的20%」李江雪說，因此，高校開設性教育課勢在必行，這樣才能使大學生接受科學而系統的性教育。性教育的目的，不僅僅是要給青少年傳授性知識，更重要的是讓他們樹立正確的性態度和形成良好的性道德。

水上民族表演

23日，鄂溫克民族服飾水上展演在內蒙古扎蘭屯市舉行。當日，一班鄂溫克族模特兒身着民族服飾，於搭建在水面上的特製舞台上進行表演。 新華社

走俏歐美

回力鞋升值25倍

在國內有着40多年歷史、售價僅20多元的球鞋——回力鞋，近日卻成為歐美人士爭相購買的暢銷貨。在歐洲，它的身價至少翻了25倍，達到讓人驚愕的50歐元(約500元人民幣)。不僅如此，最權威的時尚雜誌《ELLE》法國版還為它「著書立說」，它的「粉絲」橫跨演藝圈和時尚圈。繼中國蛇皮袋被國外時尚品牌複製後，中國球鞋再度創下時尚界的一個奇蹟。

■已有40多年歷史、價錢便宜的回力鞋。 網上圖片

前不久，主演過《魔戒》、《加勒比海盜》的男星奧蘭多．布魯姆亮相位於曼哈頓的片場時，身穿墨綠大外套的他，腳上一雙球鞋正是回力鞋。在奧蘭多的帶領下，越來越多的荷里活明星開始穿這來自中國的球鞋。

在巴黎街頭，如今有不少年輕人都穿着回力球鞋。「這絕對是挑戰『匡威』在年輕人心目中的時尚主導地位。」《ELLE》雜誌法國版在報道中這樣寫道。

3年前，法國人派特斯．巴斯坦在上海街頭無意中發現了它，決定把它推廣到海外。當初簽署協議時，中方代表甚至對這位老外報以懷疑的目光，因為在地攤上廉價到12元一雙、已淡出人們視線多年的「古董」，一位老外竟然打算在國外賣上50多歐元。當時沒人會想到，3年後，這雙鞋竟會在歐洲如此流行。 ■《人民日報》海外版

積犯不滿嫖資高 30刀殺妓

一名曾因殺人而坐牢的犯人，出獄後再次犯案。他先於06年因爭執殺死一名四川男子，後再於07年與一名女子嫖宿後，嫌對方索要的嫖資太高，將其殺死。

兇手易廷潤曾於1999年因犯故意殺人罪被南充市中級人民法院判處有期徒刑10年，05年10月1日被釋放。2006年6月23日23時許，易廷潤到四川省南充市高坪區龍門鎮土田螺歌城與友喝酒。後來與該店老闆發生爭執，期間他以水果刀殺害老闆的友人何某。事發後，易廷潤逃亡重慶，最後在東莞市樟木頭鎮落腳。

2007年8月31日21時許，易廷潤與友人到樟木頭鎮新亞都酒店三樓卡拉OK房唱歌喝酒。期間，易廷潤讓一名湖北女子蔡某玲坐枱陪酒。次日零時許，易廷潤與該女子進行性交易。事後，雙方因嫖資問題發生爭吵，易廷潤遂拿出隨身攜帶的摺疊刀，朝蔡某玲的頭部、背部、胸部刺了30多刀並逃離現場。當天1時30分許，受害人被人發現時已死亡。

易廷潤其後於07年11月在深圳市龍華沙赫村落網。近日，東莞中級人民法院以故意殺人罪判處易廷潤死刑。易廷潤表示服從判決，不上訴。 ■《南方日報》

被姦女子守株待兔抓疑犯

日前，18歲的寧夏青銅峽女子惠敏（化名）來銀川見網友，飯後，她被網友和另一男子帶至銀川市興慶區一家招待所內，遭網友強姦。事後由於她不甘心被凌辱，除了報警外，更每天到街上逛，希望能碰到強姦她的疑犯。

本月19日，惠敏終於在南門發現了疑犯，但卻不敢即時確認。由於事發時喝了酒，惠敏只記得對方肚子上有一塊疤。在警方的幫助下，確認此人腹部確實有一塊疤，並將他拘捕。經訊問後，確定他正是強姦惠敏的網友。

■本報駐寧夏記者 王尚勇、實習記者 陳丹

工商資訊

「緣」繫九龍表行 憑信心建立人際關係

——訪九龍表行集團日籍顧問Ted Manabe

原籍日本，曾於日本殿堂級手錶品牌公司Seiko Corporation(精工表)工作多年的Ted Manabe於2006年9月加入九龍表行集團，主要於集團旗下發達利鐘錶有限公司(下稱 發達利)擔任有關國際業務的顧問，就市場動向及顧客需求，憑以過往的經驗提供不同的發展意見。 文、攝：周婷蔚

九龍表行集團日籍顧問Ted Manabe

與公司共度的日子雖短，但其實已有很多事令Ted Manabe感到難忘。說到最深刻、最感動的事，他德述於07年巴塞爾鐘錶珠寶展發達利的參展情況最為深刻。「這是發達利第一年到巴塞爾參展，成績相當理想！當時的情況是我們的攤位擠滿着各方來的參觀人士，他們都對我們的產品表現非常熱烈。各同事都忙着招呼，午飯也忙得沒時間吃！反之旁邊的卻是冷冷清清。各參觀人士都表示有意與我們合作並留下了他們的聯絡。這是一個非常好的開始！我們之前的籌備功夫沒有白費，令公司上下都為之感動！」到過巴塞爾鐘錶珠寶展三年的他表示，這情況對於如發達利般的新參展商來說是十分稀有的。

從事鐘錶業四十載

現年63歲的Ted Manabe於早稻田大學法律學士畢業後便一直於精工工作至06年退休，41年來與鐘錶業從未分離。於精工工作的時候，他曾被派往多個地區的分公司負責不同的重要事務。他於廣島分公司擔當零售部銷售顧問；於東京分公司管理於百貨公司如伊勢丹百貨、崇光百貨等的銷售；於廣告部為日本當地市場負責安排報紙、雜誌、電視、電台的廣告，統籌活動如精工超級網球賽、精工演唱會等；於東京分公司從事國際銷售八年；於美國加州分公司工作五年；最後被派到香港分公司工作九年，並最後決定退休。

06年Ted Manabe決定從前公司Seiko Corporation退休之時，九龍表行董事總經理黃錦成邀請Ted Manabe加入，「當時我61歲，剛剛結束於精工的多年工作並決定退休、老闆特意來到東京找我及我的太太，並真心誠意的邀請我加入。一般的通常只會是發電郵、通電話，如此的厚愛及誠意，我們非常感動，我真不能拒絕！」就是此份的熱誠促使Ted Manabe一口答應了。

預測三大發展趨勢

對於國際鐘錶業的發展，他預測了三個普遍的大趨勢，「國際鐘錶市場將趨向着重一、有名望的品牌；二、有特色的及獨特的設計；三、時尚的品牌。而我們公司，將可能集中於二及三。」他亦給予一些從事鐘錶業的人士一些意見，「成功的關鍵在於人際關係。所以我建議你應該對於你自己的文化及看法感到自豪的同時，亦應該尊重不同文化及看法。」互相學習、互相欣賞是壓久不衰的生存之道。

「每個行業都會有競爭」，Ted Manabe說，「我對於激烈競爭的看法是，這令我們更變得守紀律及強壯。其實當仔細思考問題所在，自然會得到好的解決方法。」他認為競爭未必非好事，競爭能令公司變得堅壯，九龍表行亦於鐘錶界強烈競爭下愈戰愈勇。

他表示九龍表行集團就是一間以「緣」來維繫的公司，他更即場揮筆寫出這個「緣」的中文字，他進一步解述，「以『緣』維繫是指連繫着大眾、顧客、員工、朋友、家庭及世界上每一個人。」他續說，「這使九龍表行非常獨特。我相信一間公司成功的因素在於其人力資源，我曾與日本、歐洲等國家的公司合作，但九龍表行是當中最獨特的一間，就是因為公司重視『人』，重視人與人之間的『緣』。」

憑信心堅持永不放棄

現時九龍表行集團的業務包括零售、批發、國際貿易、入口及某程度的鐘錶製造。他表示，「這些業務會令九龍表行集團在國際市場中成為非凡獨特及具競爭力的公司。九龍表行已從我對它的第一個印象——一間香港及國內強大的本地公司轉變成一間強大的國際公司。」

「信心的標誌」是九龍表行的獨有之處。他指，「『信心的標誌』是非常有意思的，這亦同時對於國際性的業務有很大的影響。『信心』永遠都是建立關係中的第一步。沒有信心，基麼也不能成行。」

「永不放棄」就是Ted Manabe的座右銘，「在你的生命，你會遇到不幸的、棘手的時候，但記住凡事都會有出路！」就正如九龍表行集團掌舵人一樣帶領集團與香港經歷了五十五年的光陰，有起有跌，但經營精神始終如一，從未放棄。「擁有如此一個優秀的領導者——黃錦成先生，我相信九龍表行必定會於鐘錶界繼續發光發亮。」Ted Manabe最後感嘆道。

Ted Manabe於鐘錶界打拼了41個年頭，2006年加入九龍表行集團。

責任編輯：陳 濤

稿例

本版開放予年輕作者，歡迎任何文字或圖像投稿，以2500字為上限，可郵寄至香港仔田灣海旁道興偉中心3樓文匯報副刊；或電郵至feature@wenweipo.com或wwpcreative@hotmail.com，標題列明新創線投稿。勿一稿多投，或投來已發表（包括網上）作品。一經刊登，謹奉薄酬。

創作密談

探訪

葛 亮

他們回到城裡來的時候，已經是薄暮時分。在鼓樓下了車。她並未與他分手。她說，我要去見一個人。你跟我來。

他已經有些習慣她信馬由韁的神秘舉動，就只管跟上。

他們穿過繁華的街市，進入。還有這樣清靜的所在。遠遠地，有些小朋友嘻笑打鬧着過來。這是放學的時候。那些孩子，嘴裡也說着南京話，有一些魯莽。一個孩子只管向前跑，沒留神腳下，突然間絆倒了。他快步過去，扶起那孩子。孩子卻不領情，打開他的手，瞪他一眼，跑開去。融入他快樂的夥伴中去了。

她大聲地笑了。

她牽了他的手，進了那小學校去。這學校，看得出有些舊，也有些老。法國梧桐繁盛爛漫地生長着，泛着濃綠的光，多少遮蔽了它的破敗。內中卻有一幢軒昂的樓，高得不成比例了。他抬起頭，樓頂上豎着旗杆。上面有紅色的旗幟在飄揚。

他們走過這樓，看到後面是整潔而老舊的操場，跑道是細密的煤灰鋪成。一個年輕的體育老師嘴裡吹着口哨，帶着一隊小學生在跑步。小學生擠擠挨挨的。一個男孩百無聊賴，揪了前面小姑娘的辮子。小姑娘回過頭，驚天動地地哭。

拐過操場，她停住。

直覺告訴他，眼前的建築物，似乎是一間教堂。那屋頂與窗的樣式還在。白石灰的簷，已經斑駁，滲着水跡。巍峨的尖頂上豎着十字架。並不是，那是個煙囪。他甚至看到一個排風扇在轟隆隆地運轉。風攪裏了油膩的氣味傳出來，讓他有些反胃。

她說，原本是座教堂，現在是個食堂。

進到裡面去，真的有個小小的穹頂。整齊地擺放着一些塑膠的桌椅。他想如果沒錯，那應該有個擺耶穌像的位置。但是如今，掛了一張巨大的油畫仿製品。上面是一個親切的女老師，胸前帶着大紅花，被一群小學生簇擁着。可是，女老師美麗的臉上，卻被不知道誰在唇邊畫了濃密的鬍子。

她到了賣飯的視窗，拍打着玻璃。

小窗被打開，傳來柔和的男人的聲音。她臉上是喜悅的神情，嘴裡喊着，忠叔。

叫忠叔的人給他們開了門，一邊將腰間白色的廚師圍裙、胳膊上的白套袖取下來，一邊招呼他們，進來進來。這是個眉清目爽的中年男人。穿着舊而乾淨的衣服。中山裝的領子磨得有些毛。他很白，白得過分，因此看不出老態。他只是對他們溫和地笑，笑的時候，眼角的魚尾紋積聚起來，才顯出了年紀。

這是廚房的後廚，因這天是星期五。大多老師們都回家吃晚飯。所以清鍋冷灶。牆上掛着多年的油煙痕跡。陳設其實很潔淨，歸置得整整齊齊，擦得發亮。甚至牆上的廚具。由小到大地掛着，有種讓人悅目的鄭重其事。看得出，忠叔是個細心的男人。

忠叔並未在這裡停留，將他們讓進廚房左側的一間耳房。這房太小，天花很矮，他幾乎仰不起頭來。佈局簡單，未免有些清寒，但是卻不勉強，處處是自律的作派。迎窗架着鋼絲床，上面鋪着白底藍格的床單和同色的被褥。被子疊放得整齊到好像行軍。挨牆放了玄色的五斗櫥，也是看得出年月。櫥上方掛着一面鏡子，用紅漆寫了大得有些誇張的喜字，角上描着鴛鴦戲水。一對鳥一隻齊整，一隻只剩下了半個身子，成了個無頭鴛鴦。

忠叔給他們搬來兩把椅子。在櫥上拿出兩隻玻璃杯，抓上茶葉，去廚房沖了水。

她遙遙地喊，忠叔，別忙了。

忠叔應說，不忙。

進來時候，忠叔拿着個未開封的紙袋子，打開給她，說，因因，雲片糕，你最愛吃的。前陣回了趟老家，小康結婚了。

她說，忠叔，你也快退休了吧。回去跟小康過麼？

忠叔說，還差兩年，回去也是單過。攪他們小兩口作甚麼。老了，我也好個清靜。

她停停，仔細地看着忠叔，終於又問：忠叔，你還好麼？

忠叔哈哈一笑，好，怎個不好？

那，小康媽媽待你還好嗎？

忠叔叔躊躇一下，說，好，一個月一條雨花。對，你朋友抽煙嗎？說完又打開抽斗翻找。

她說，叔你別忙了，他不抽。現在誰還抽雨花，下次我從場子裡給你拿條三個五來。

忠叔說，丫頭，我抽不慣洋煙。那甚麼，你那場子，還行吧。

她說，不經歷風雨，怎能見彩虹。

忠叔笑了，丫頭嘴學滑了，最近厳了，能小心還是小心點。

他聽得有些糊塗，看看她，又看看忠叔，正好兩下目光對上。忠叔轉過頭，輕聲說，因因，小夥兒挺精神，談朋友了？

她笑笑不答。

忠叔說，可不是，因因也是大姑娘了，有十八了吧。

她說，二十了，剛過生日。

忠叔聽了興奮起來，說，二十歲，大生日，你等着，叔給你打梅花糕吃。先去熱個鍋。

說完就起身穿戴圍裙。她沒推辭，只是跟在後面說，忠叔，我那天看到爸爸了。

忠叔手停住了，半晌才說，孩子，你要長記性，你爸死了。

她咬了咬唇，沒有說話。可是突然又問，忠叔，他有個兒子，跟小康同學過的。

忠叔說，小孩子，別老問大人的事。

她有些激動，我不小了，我二十了。

忠叔嘆口氣，說，那甚麼，他是對不住你們，可都過去了。他也算遭報應了。就這一個兒，聽說那孩子中學畢業去天津上技校。那年跟同學在北京過了一夜，就沒回來過。

她問，是不是叫秦川？

別問了。洗個手過來幫我和麵。叔給你補過個生日。

忠叔說完，就走出去了。她從口袋裡掏出一張照片，自己端詳一下，又拿給他看。照片泛着黃，挺老了。上面是個穿着白襯衫的年輕人，眉宇清俊，卻不見星麼朝氣，目光有些懶。

他問，這是誰？

她說，他，那天下雨，你見過的。你看像誰？

他看看，覺得有些熟。可是想不起是誰。只好搖搖頭。

她用手指斜斜遮住照片上的人，僅露出左半個臉。那剩下的一角眼睛，目光突然鋒利起來。

忠叔在廚房裡大聲地喚她：因因，過來幫忙。把我床底下的模具拿出來。她深深地看他一眼，將照片揣進口袋裡去了。 （葛亮 戊子年於香港）

葛亮，一九七八年出生。香港大學中文系博士。曾獲二零零五年台灣聯合文學小說新人獎首獎、第三十一屆香港青年文學獎等獎項。著有小說集《相忘江湖的魚》、《謎鴉》等。小說《七聲》入選台灣二零零六年「誠品選書」。現為浸會大學教師。

問：小說創作對你來說是甚麼？

答：小說創作，對我而言，是一種傳達的方式，傳達個體與群體的聲音。同時也是建構的方式，建構自己的內心和外部世界的和諧。

問：「作者」與「我」對你來說是甚麼？

答：作者在我看來，應該是內心強大的文字與審美的建構者。同時要足夠的寬容與體恤。「我」則是一雙眼睛，首先應該是純淨的，其次是客觀的，再次是目光宏闊的。

問：你著有《七聲》，以及一些關於音樂的小說，音樂與創作之於你來說，有甚麼連繫？

答：《七聲》書名典出於《隋書．音樂志》，但其中小說並非關乎音樂本身。而是指代人世間各種平凡聲音的所在。如我在後記中寫：一均之中，間有七聲。正是這些零落的聲響，凝聚為大的和音。在這和音深處，慢慢浮現出一抹時代的輪廓。這輪廓的根本，叫做民間。

問：第一次小說創作有甚麼契機？

答：偶然地因為朋友的希望寫一個故事，刊登出來。發現自己有繼續寫下去的可能。於是，繼續。

問：《七聲》以後，有甚麼寫作計劃？

答：正在寫一部關於時代與城市的長篇小說。

（編按：逢每月最後一周，本版邀請年輕作者創作，並進行創作短談。）

試筆 鄭場康（香港教育工作者聯會黃楚標中學 3A）

行走在消逝中

蒼茫的叢林間，瑪雅文化湮沒了；絲綢古道上，高昌古國消逝了。我們，行走在消逝中。現實磨滅夢想，成熟代替單純，隨着年齡的增長和思想的成熟，美麗的夢想、單純的快樂在一步步離我遠去。

青春，本以為是猶如海鷗飛翔在碧海藍天般詩意盎然，有如品香一杯厚厚的普洱般清幽恬靜。可當我泛着月駛在青春之河上，我發現我錯了。這一秒，我欣賞河中獨開之青蓮；下一秒，那蓮花已離我百米之遙。速度之快，迅雷不及掩耳。觀花走馬之際，我的生命逝去了十五個年華，我伸手去挽留，但指縫太寬，想抓住的又太多，最終抓住的，只有樹欲靜而風不止的無奈。只有說不出的惆悵。太湖綠水不再美，長江輕舟難再渡。從小學到升中到現在，身邊的朋友不斷離我遠去，當時美好的友誼被時間沖淡，最終只落得人去樓空。這一切都與我當初想的截然不同，現實與所想的差距實在遙不可及，遠不如想像中那般美好。走在現實中，我丟失了夢想；走在孤獨中，我遺失了快樂。

「不是世界欺騙了你，是你錯看了世界」我這樣安慰我自己。

我在自己的路上行走着，卻被「世界」強加上精神的枷鎖；於是我融入了這個「世界」，卻又丟失了自我。既然生命在消逝，為何還要背負這沉沉的枷鎖？我步履蹣跚，害怕面對飛逝的現實以及對未來一片茫然與不安。

即使如此，我依然在行走，行走在消逝中，一切都不允許再重拾往昔。而消逝也在行走中，卻永遠沒有盡頭。

落花流水春去也！時間行走，我們消逝。我又能留下些甚麼痕跡？把腳印留在沙灘上，把名字刻在桌上，把手掌印在未成形的水泥上；最終，沙子被沖掉了，桌子被丟棄了，堅硬的水泥也被敲碎了，然後被鋼鐵代替。古今中外，多少人試圖讓自己名留青史，永遠被人記着。四面圍軍歌聲聲，眼前美人淚漣漣，曾經的霸主面對四面楚歌終自刎烏江，千秋霸業毀於一旦。英雄消逝，美人淚乾，而我覺悟：當你死去變成一堆骸骨再化作塵灰被風吹散最終消失於天際後，名字有甚麼用？

行走在消逝中，我無法改變，無法逃脫；在消逝中行走，我迫趕消逝……

我害怕生命的逝去，於是小心翼翼地走。我審視身旁的一切的荒蕪，不寒而慄。

行走在消逝中，生命於我們究竟還剩甚麼？也許只剩我所催剩的時間吧！

消逝，永恆的結局，我只是渴求，能擁有一個希望。

「因為消逝，所以美麗。」因此，我坦然面對消逝，尋找美麗。

（「行走於消逝中」，是浙江07年高考作文的題目，偶然發現，有感而發，故記下。）

本欄接受學生來稿，歡迎學校集體投稿。

詩意偶拾 蔡炎培

私人生活——寄詩瞳

簡介：著名香港詩人，資深編輯，著有《中國時間》、《真假詩紛》等。

我已安於私人生活的模式
晨起四個超值饅頭
咖啡或茶
兩個氫離子加氧
一杯鴛鴦水

午餐更簡約
一個粗麵餅
三分一條黃芽白
兩個滷水蛋
煮作湯補兒
總之不水

晚間新聞前後
一杯絲苗洗浸水
半噸鹹魚香丁
所有咽癌細胞燻死
食得開心飲得開心
一口一口把自己吞掉
靜候安樂鄉

天黑了
夜宵八粒芝麻湯圓
我的胃口不大
我一口一口把自己吞掉
你一口一口把我吐出
暫作廢鄉存底

英法速遊 袁兆昌

簡介：編輯男，近作有《jumper藍球王》，正籌備多項出版計劃，包括單身逃遊系列、少年傳記小說等。

電車犬

從Heathrow Express接到堂皇的Paddington車站，才着陸便拍照拍照。它看上去不太老，拱頂鐵皮間隔透明玻璃還是膠片，透來暖和日光驅不走困在機艙半天的幼劣，駭然發現月台與商場交界有數家碉堡販賣我熟悉的品牌的食物！它在港被稱為法式餐廳，儘管後來我走遍巴黎，也沒看過有這麼的一家店子（就算真有其店，我也不會光顧呵），然而它立正似的站在百多年歷史的倫敦的車站月台上，教我倍止拍攝，無言以對。

生於二百年前的工程師Isambard Kingdom Brunel，二〇〇二年獲BBC「追封」為英國第二偉人，而Paddington正是出於他手筆。名人加上名牌連築，足教旅客呼叫（只有我故作鎮定）；法式連鎖小店生硬地安置在月台上，提醒空肚旅客可貪一時之便嚼一口法包，則教我幾乎慘叫。跑老遠到地球的另一端，仍見熟悉得令人厭惡的店子。撇開全球化的套語，這現狀教我想起澳門議事亭前地那批可憐的古建築，被一連鎖時裝店雄佔三層，窗戶都張貼品牌綠Logo；窗子也因空調設備而密封，窗不成窗。難道商業鏟從是活化文物的唯一方法？身為倫敦人，既為巴黎搶客而不屑，也為法包連鎖而消費，這等矛盾的心態到底怎樣調適。我還是忍它不住，瞄準那群晴法包的倫敦人，瞄！這出口的偽法式以異形似的經濟入侵你們的肚子啊！還排兩三人的隊乖乖付錢。肚子豈可亂填。要人維持節氣的想法當然落伍，可也不至這麼精神分裂，把它放在這座具象徵意義的車站吧。

自車站鑽進Metro，得為我短留一天的最後行程安排，在旅遊詢問處買了The Phantom of the Opera的票。職員說，稍便宜的票早在周三四賣光，只餘低座，票價高一倍；見他勤快地以劉華加詹瑞文式「開心、關心」誠懇與真切的服務態度再去電查問票房，終究維持原判，我荷包則涼了一截，空虛不少。請別以為我對這齣通俗劇趣之若鶩，只想感受普羅倫敦人睇劇習性。晚上，真見各人衣履整齊，秩序井然徐徐進場，我這穿舊TEE的異鄉人分外刺眼。然而，他們不會發現，我這TEE是重要的愛國復仇武器——歐美把垃圾運到我國，我這件舊TEE就在倫敦來個用完即棄，還你一件垃圾！

下午，有一段Metro小插曲。話說在地車車廂巧遇小狗家庭，兒子看來剛在學校練完球、父親看來是乘地車接他放學的一個景況，他們膝上的不是電玩或報章，而是一頭有趣的小狗。我即記起一次玩Online Game跟外國人chat，有人得悉我是中國人後，便稱我為dog eater的不快經歷。好牙我也曾養過小狗，也算了解牠們，被人稱為「吃狗者」，無端要我擠起國民帶來的文化重擔，我當然不服；當下出於半分匹夫有責，半分好奇心癮，舉起照相機，問他們可否拍照。他們笑得開懷，大方接受。照相機可否稀釋國民食慾？我城能否視狗為朋友，讓牠們乘搭交通工具？希望「開心、關心」口號也包括小狗。

藝叢散記 怡 然

童年回憶

開置在家，突然傳來一陣久違了的砧聲，鑽進了耳窩，是那麼鏗鏘悅耳、清脆可人，令人忘懷的聲音；鑽入心扉，揮之不去，勾起了一串串童年回憶。

砧聲是小時候最愛聽的聲音，因這意味着媽媽正在做肉餅。年紀小的我，每聽到從廚房傳來清脆的砧聲，就會鑽進廚房，嚷着要幫媽媽刻肉餅。然後媽媽總會不厭其煩地捉着我的小手，一下一下教我刻。那時頑皮的我總愛把自己當成音樂家，把刀和砧板當成我的樂器，把零管廚房的媽媽順理成章地當成了我的助手，要她跟着我的節拍，合力奏出一首又一首清脆、動聽的樂曲。擾擾一陣子，樂曲也奏完，那時我會乖乖的跑回飯廳，看着牆上的掛鐘，期待着那辛苦製作的成果。

還記得小時候的掛鐘十分古舊，冷冰冰的白色底配以粗大的黑色數字，十分悶氣，而秒針每走過十二那一格總會有「卡」的一聲，看着時鐘，心裡乾着急，一秒也恍如隔世，五分鐘、十分鐘、十五分鐘，等待最是熬人……終於嗅到從廚房傳來香噴噴的肉餅味，期待愈是迫切，但為怕阻礙媽媽做飯，只好繼續乖乖地靜待。好不容易才等到媽媽從廚房端出來的肉餅，興奮的心情實難以言喻，香味撲鼻令人食指大動，那刻我深信世界上沒有一道菜比肉餅拌飯更好食，因此我往往也可吃上兩大碗飯。

小時候的我總不明白為甚麼我會愛上這道菜，只知道每次它也令我吃得很開心、很滿足，而且每次也會得到讚賞甚上了的人。大了，工作繁忙，回家食飯的次數亦相繼減少，更莫說到廚房當那音樂家了。可是蒸肉餅卻仍然是我的最愛。

在芸芸食府中，我彷彿也找不到一道蒸肉餅有那香氣撲鼻的氣味，更吃不到那肉汁豐富而鬆化的肉餅。唯獨回到家中，吃媽媽做的肉餅，才可抬回那份感覺，一份令人忘懷而窩心的感覺。那時我終於找到了一點眉目：原來肉餅的美味，不在於用甚麼上等材料、調味料，或者烹調者要擁有甚麼超卓廚藝，亦不需要豪華的設備。只要簡簡單單，回到家中吃媽媽做的肉餅就可，當中的每一口也充滿了童年的回憶。